

快
胆
心
人生

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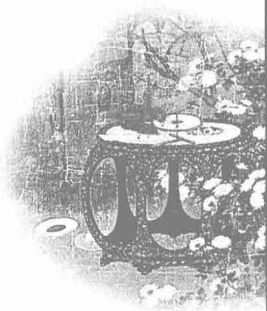
金圣叹传

周 栋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剑胆琴心 快哉人生

金圣叹传



周
栋◎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剑胆琴心 快哉人生—金圣叹传

周 栋 著

责任编辑:鲁书潮

出 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 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 刷:安徽宿县地区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 张:15

字 数:300,000

版 次: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594-X/I·1481

定 价:15.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 版 者 言

中国历代杰出人物，大都才情兼备，风骨别具，但命运坎坷，生活蹉跎又是他们共同的不幸，探究他们的生平事迹，无疑可做为现代人生活的借鉴。

在今天，每个人都热切地向往着不凡与成功，其实，人生的价值在于“真我”的追寻与实践之中，精神的不羁与奔放，才是人生的境界。透过这些杰出人物的传记，沿着他们的生活足迹，让我们一起去发现人生的价值与真谛吧。

1

公元1626年，即大明天启六年。旧历三月十五日，刚过了辰时，十几匹快马在他们衣着华丽的主人挥鞭之下，冲进了苏州阊门。连日来，苏州阴雨连绵，乌云压顶，太阳从没有露过笑脸。气压显得特别低，人人心头犹如是压了块石头似的，感到透不过气，随着这几个家伙的到来，九门内外的苏州人民，不管是有功名的读书人，不管是日求三餐，夜求一宿的引车卖浆者流，只要是胸中还有一腔热血的人，全都清楚地知道，一场蓄谋既久，不可避免的大事，就将在他们的家乡、他们的身边、也许还就是在他们的身上发生。他们似乎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地越来越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于是一个个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卷进了历史的漩涡之中，成了当事人，而不是旁观者。

锦衣卫千户张应龙，生得白白胖胖，两只细小的绿豆眼，嵌在鲜肉大包似的脸上极不相称。却益发把他由于锦衣玉食，而补养得红润的脸，衬托得细皮嫩肉。他趾高气扬地抬起了头，昂着光秃秃的下巴，用他那双眯细眼，向远远紧缩在街道两边，因铺户都赶紧关门而无法躲避的行人，得意地扫了一眼。让坐骑放慢了脚步，向一位同伴——也是锦衣卫千户的文之炳笑道：“老文，这次到苏州有何打算？”

“应龙兄，这还要问吗！跟你跑，几时让小弟我吃过亏？”文之炳嘻嘻一笑，用与张应龙同样尖声细气的娘娘腔说：“你是老苏州了，张大哥，说实话，我就眼热上次你从苏州带回去的‘祖母绿’宝石，这次无论如何大哥也别忘了提携小弟一把，不论是‘猫儿眼’、‘祖母绿’、‘石绿’，还是‘金刚钻’、‘撒李尼’，小弟都是喜欢的！”

张应龙看着这瘦猴儿一般的同伙，馋涎欲滴，而且还如数家珍地爆出一连串宝石的名字来，禁不住啐了他一口，开玩笑地说：“瞧你这副德性，馋嘴猫似的，好像才从饿牢里放出来一般！其实只要你我好好靠牢魏公这棵大树，跑遍全国，还愁吃香的喝辣的！他娘的，这次到苏州，你们这班狗娘养的，就放心把裤带子解开，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咱也向财，免得日后到京师背后骂娘，说跟张爷我白来了一趟苏州！”

坐骑上的部下们，只等他说句话，一听无不兴高采烈。一个个瞪着发红的贼眼，恨不得能张开血盆大口，把苏州城吞下肚中才好。他们情不自禁地齐声喊道：“谢张爷的裁

培！”一行人在苏州城内狭窄的街道上缓辔而行，大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感。

魏忠贤所派，以张应龙、文之炳为首的东厂执事缇骑，已来到了苏州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苏州九门外的大街小巷，市井乡村。就连远离城内中心地带的穷乡僻壤里正在田中耕作的农民，听到了消息后，也都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活计，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交谈起来。魏忠贤手下的这些特务打手是二月二十五日从北京出发的。尽管干特务工作的人，总是像地老鼠似的在暗中打洞、听壁脚、窥探别人的隐私，就连自己也怕被人家知道那丑恶的行径，而不齿于人类。但有的时候，当人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的权力以后，便不免会令利智昏，总认为自己所干的事是篇篇有理。当他们自认为是权力的化身时，有时便不免有一副不买天下人的帐的架式，往往有胆量敢把卑鄙而见不得人的勾当，放在光天化日之下干。这次魏忠贤就是这么干的，他派这批爪牙到苏州来，是为了逮捕他所谓的东林余逆周顺昌、高攀龙、李应昇、周宗建、黄尊素及应天巡抚周起元的。

早在上一年，也就是天启五年，魏忠贤于三月制造了汪文言勾通辽东经略熊廷弼的所谓大狱，把他视为心腹之患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逼死东厂狱中之时，举国上下，就知道这一天的到来必会发生，只是时间的迟早而已。然而，当大家听说朝廷已正式宣布派遣张应龙、文之炳到苏州宣读诏书，逮捕人犯的消息时，一时都懵了。但是，随你信也好，不信也好，这又是确确实实的事实：当局明白无误地宣布缇

骑已于二月二十五日由京出发，沿途军民人等，一律不得有碍他们执行公务，否则格杀勿论。

明朝万历年间，在朝为官作宦的人纷纷自立门户，互为依托，为各人的争权夺利服务，形成了齐、楚、浙三派，弄得国事日非。以两度拥戴明光宗朱常洛、明熹宗朱由校登上了皇帝宝座，而成了重臣的刘一燝、周嘉谟以国是为重，把当政的专谋私利的各党魁首尽行罢黜，起用了一批正直而不会拍马屁，曾被废黜的正人君子，使朝政一度为之一振。

古人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一般宵小之徒，醉心于升官发财，擅长是吹牛拍马。让他们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过那默默无闻的枯寂生涯，他情愿吗？！很快他们不谋而合地发现了一条信息：刚刚登上帝位，还不满十七的天启皇帝，只爱干木工活，是个鲁班老师的虔诚弟子。而对于需用“君人南面之术”来治理天下，管理群臣的“皇帝”的这种行当，其实并不热心。说实在的是，根本上，他并不把这九五之尊当回事儿。

朝廷里，能真正给人富贵，一夜之间让你登上月宫；生杀予夺，一日之内让你去十八层地狱的是大太监魏忠贤、皇帝的乳母——百姓称之为奶妈的客氏二人而已。只是魏忠贤又多了个尊称叫“魏公”，客氏已被皇帝正式封为“奉天夫人”。让宵小们提起来，有一种名正言顺的威严感。心中能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罢了。

明太祖朱元璋以布衣而夺大宝，对百姓疾苦，前朝利弊还是看得很清楚的。有鉴于前朝太监乱政的教训，曾经在洪

武中叶于宫门之内，矗了一块高三尺的大铁碑在汉白玉座基上，上面醒目地铸有他的御笔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不久他的儿子燕王朱棣，居然兴兵从他的孙子朱允蚊——建文帝手中夺去了皇位，他赖以成事的一班心腹干将，又恰恰是这批裤裆里割去了鸡巴的朋友。不知是为了遮人眼目、混淆视听呢，还是凭着自己特有的政治嗅觉感到这班没有生殖器的部下，只可以驱之为犬马，而不可委之以大任，总之他还是毕恭毕敬地把他的父亲的方祖训，从南京请到了北京，安放在紫禁城里显赫的位置上。单就这一点而言，也不能不说这位后人尊称为永乐大帝的朱棣，的确是有过人之处的。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假如说明太祖断然想不到，自己孙子名正言顺继承的大统，会被自己的儿子夺走的话。明成祖朱棣也万万不会想到自己郑重其事从南京请来的这块祖训铁碑、会在自己孙子的手中毁掉。更不会想到，日后这大明的江山竟就断送在这些阉子的手中吧！不过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就是这样一环套一环地写出，兴许这就叫一报还一报！

此时，山西蔚州有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人应运而出，他叫王振。是位刻苦用功，但在考场上运气极不佳的教书先生。他为人工于心术却一脸正气，内里根本不是位安贫乐道的人。永乐末年，他好不容易才混了个管理秀才的教谕之职。所谓教谕，名声还算好听，其实凭那一点微薄的薪俸，妻儿老小一年到头就得跟你过那“三天不吃咸菜汤，脚膀里边

酸汪汪”的吃不饱，饿不死的苦生活。正巧这时朝廷诏许学官考满而又不乏功绩者，那怕是有子嗣，只要自己愿意割去那玩艺儿，就可以进入大内之中，作宫女、女官们的教习。

紫禁城、金龙宝殿、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啊，这一切的一切，早就对王振具有巨大的诱惑力。试问，对读书人来说，谁不想走状元宰相，能面对面地对真龙天子行那三跪九叩首的这条路子？这条路，作为有自知之明的王振，而明显的是感到走不通了。现在他决定退一步而求其次，毅然走上了割鸡巴入宫的这条路。

王振之前为阉者，文盲居多。纵有识字的，顶多也只是粗通文墨。现在有这么一个知识分子，居然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进了他们的队伍，对阉子和宫女们来说，无疑地要引为是他们的光荣，他们的骄傲。再加上他仪表不俗，谈吐不凡，本就博学多才，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很迷人。一时间宫中上下莫不以“先生”呼之。就连朱棣的孙子，这位常在宫内嬉笑游乐、未脱稚气的未来皇帝朱祁镇，听他讲故事听入了迷，也是不见先生不开口的。

明英宗朱祁镇做了皇帝，王振马上得到了重用，不久他就把朱元璋立的那块大铁碑毁掉，为宦官们扬眉吐了气，一旦禁锢魔鬼的瓶子给打破了，妖魔鬼怪也就再也无所顾忌。那股作恶的疯狂劲，破坏力，常常会出乎意料之外。王振像历史上许许多多作恶的人一样，下场极其可悲。这位让大臣称他为“翁父”的阉子，在自己导演一出挟英宗亲征的悲喜剧中，以丑角的角色死于“古木堡”全军覆没的乱军之中。作

为皇帝的朱祁镇也成了瓦剌人的俘虏，从此历史上，又只好多了这极其荒唐的一笔。

王振人是死了，或许是因为男人割去了生殖器，成了变态人之后自会产生什么迷人之处的神态，还是他们那一套投其所好的马屁功，已到了久炼成钢，纯而又纯的地步，他们的主子总是对他们那样的依恋，往往会达到难舍难分的地步。七年之后，在敌人那儿过了一年受气受辱的俘虏生活的朱祁镇，让敌人放回幽居深宫并一旦复辟成功后，不但没有计较当年之所以惨败被执，是因为王振一再不顾前方军情的变化，居然在大军惊慌撤退，敌骑尾追不舍的情况下，还异想天开地非要让他这位皇上去临幸他的故乡蔚州，致使行军路线一再变化，终被敌军包抄的结果。复辟后第一桩办的事就是为王振昭雪：“诏复司礼监太监王振官爵，立祠，赐额曰旌忠。”用沉香木刻成他的雕像，一直奉于智化寺中，香火不绝。魏忠贤独揽朝政后，更是把他奉为祖师爷，敬香神明，香火越烧越旺，宫中大小阉子，一遇上什么为难事，无不是到这泥塑木雕前许以重愿，托其庇护。

当历史再翻到了一百多年以后，有一位学识文化要远远及不上王振的阉子出生了，这就是魏忠贤。他是河间府肃宁县人，那时叫李建中。他原有一个尚算可以的家，只因自己赌吃嫖摇样样齐全，结果是屋也卖了，家也败了，连妻子也被他赌钱场上输给了别人。一天，他朋友家来了个客人，是位精通麻衣相法的江湖术士，一见他竟大呼小叫地连称：“异相呀异相！日后必定飞皇腾达，前程不可限量！”

魏忠贤那时吃了上顿没下顿，整日价在外面鬼混打浪荡，连裤子都没有第二条。所以那话音一落，这儿满室生辉。一屋子的人，无不笑成是儿似地簇成了一堆，有的连嘴中饭也喷了一桌子。

那客人却正襟危坐，十分认真地说：“诸位莫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老朽阅人多矣，却从来未见，有如此人相貌之贵者。在座的诸位，恐怕现在钱比他多得多的大有人在，但我可断言，日后汝等必定都会对他争着下跪！”

人们虽见他说的如此认真，却没有一个肯信的。有一个说：“客人，那他贵到何等程度？”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哪他不是要封侯拜相了吗？”

那客人把手一挥断言地说：“恐怕就连王侯将相也得见了他下跪……”

大家见他欲言又止的神色，知道还有下文，赶忙像看稀奇似地寻根究底：“先生，要说就干脆说完，何必吊喉儿痰，把我们心里吊得痒丝丝？”

只见那位客人朝魏忠贤，正眼看了一眼还是不肯说。魏忠贤其时心中倒很踏实，其实他早就胸怀大志，一心巴着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但凭着现时的处境，他知道这不啻是白日做梦，眼下即使是学富五车、家资颇丰的人，要想在仕途经济上求一个一官半职尚且不易，凭他一个目不识丁，贫无立锥之地的无赖，能到哪里去找官当。

常言道，人都是喜爱扯顺风旗，听恭维话的，现在人家

把你恭维得已到了五彩云端。又不受你一文钱，就当故事听、笑一笑，也十年少嘛！何乐而不为？魏忠贤沉吟片刻，嘻嘻一笑说：“先生但说无妨，好话丑话我都爱听，只是这酬俸嘛，实不相瞒，我目下确实拿不出，山不转水转、人不转腿转，说不定日后先生与我还会有相逢的机会，届时如我拿得出，定当加倍奉还。如何？”

那客人见他如此说，微微颌首，叹口气道：“你说得也是。只是恕我直言，你心术不正，日后恐怕会不得善终，一门亲属恐也会遭汝连累，落一个斩尽杀绝的下场！”

魏忠贤听了哈哈大笑说：“杀得好，杀得好，老子现在落难，亲戚一大堆，哪一个见我还不是当鸭屎臭！谁肯贴我一餐饭、半杯酒！还不如把他们斩尽杀绝，来得痛快！至于我吗，不得善终，我在乎个屁！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大丈夫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不能万古留芳，亦要遗臭万年，只要活着能痛快一场，就做个秦桧又何妨！”

众人听他这样说，无不为之咋舌。

当魏忠贤把他老婆输掉，实在无处混时，相面客人的话，成了他的精神支柱，使他在坎坷的人生旅途搏斗中，有了动力。那时候，原来几乎是被福建人垄断了的当阁子的这一行业，早已引起了靠近京畿的河北一带贫苦人的眼红。许许多多大太监们锦衣玉食的生活，煊赫一时的前呼后拥的威势，让乡下人觉得，如只要把裤裆下那生儿育女的玩艺儿一割，就可换来的话，实在是太划算了。魏忠贤思来想去，若是相面的人是说的真话，他将来的优势也只有靠自己下身

这四两肉去交换了。

魏忠贤身无一文，请不起专门牙行中的人来替他骗，乃决定自己动手。好在那时，不少的人都会做这行玩艺儿，有个村子一百三十多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曾有人玩过这自刑充当阉子的把戏。他亲自去看了几家自阉小孩的全过程，每想起小孩被强行绑在坑上，痛得蚕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流下，杀猪也似哭嚎的惨状时，他未免也有些发怵。觉得自己对自己下不了这个手。但不吃苦中苦，怎为人上人，像这样默默无闻有如坟丘上的青草活在世上，然后再像它们一样的枯死，人活在世上值得吗！

他弄来一把杀羊的小刀磨得锋光雪亮，又从荒庙中弄来一破铁锅的香灰作为止血所用，再用黄表纸搓成一根有如抽水烟的媒子，并搓得又匀又实，然后从衣服上扯下一块破布咬在口中。脱掉裤子半躺在芦笆杖胡乱编成的炕上，横下一条心，拎起杀羊刀，朝卵泡上面使劲一戳，随手连刀一刺，只见鲜血飞溅，生殖器连同卵泡都给割下，掉在地上，肌肉和神经一时未死，还在地上一颠一颠的动。

魏忠贤疼得差点昏死过去，他硬是咬紧牙关，把嘴中的那团布，死死地咬紧，吃力地把搓好的小纸棍儿，硬是塞进那尚在流血的创口中的一个小洞里，然后抓起香灰敷在创口上止血。实在挺不下去了，咕咚一声昏死在污七八糟的黄泥坑上。

魏忠贤自刑入宫后，托一些已在宫中混了点名堂的同乡中官的帮忙，渐渐站稳了脚跟。他虽不识字，却是个玲珑

异常，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的趋火赴势之徒，不久就捞到了一个专门掌管宫中水银、银朱、藤黄、黄丹、乌梅等物品的甲字库负责人的肥缺，他当机立断，毫不手软，狠捞了一票，没有多久竟积蓄了不少私房钱。

世上能成大事的人，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不得不承认，这都是一些不同凡响，有着确实过人才能的人。

魏忠贤，就是这样的人。他有着过人的政治眼光。甲字库虽是肥缺，但若是老守在这儿，何日才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放眼望去，只有一个人有可能让他达到这一目的，他就是东宫太子朱常洛。

魏忠贤反复思考，权衡轻重，益发坚定了自己的这一判断。太子性格懦弱，能轻易被人左右，现在他尽管备受万历帝和郑贵妃的歧视，而且宫中几乎人人都在议论，他随时有被废掉的可能。不过太子为人忠厚，并不存在会做出越轨的举动，让皇上抓住把柄把他废掉的机会。万一他没有被废掉，万历皇帝也年事已高，说不定哪一天突然也就寿终正寝，太子不就名正言顺地登上金龙宝殿了吗！这种想法，越来越强有力地诱惑着他。魏忠贤深思熟虑以后，下了决心要投一次机，把宝押在太子身上。输了，不过是输了甲字库的差事，而赢了，则将是赢得煊赫的身势呀！

魏忠贤略施小计，终于使自己如愿以偿，谋上了人人都不愿干的，替东宫办膳的职务。入宫以来，他忽然觉得脚下的道路越来越开阔，天下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世道艰难钱作马，愁城欲破酒为军”噢，只要花几个钱，还不是财去人

活络。这次他倒没有花几个钱，只是请了一桌酒，帮他忙的人，都弄不懂，他为什么要干这件苦差事。什么办膳，还不就是个火头军嘛！

魏忠贤接管膳务以后，东宫的伙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宛如一个魔术师，一下子让丑小鸭，变成了俏天鹅。从太子朱常洛起，一直到太子大儿子的乳母客氏阖府上下，没有一个不夸奖他的本事。在这方面魏忠贤的确身手不凡。他不识字但识事，凭着当年他赌“叶子戏”^①时算“糊头”的本领，算帐的事，他脱脱滥熟。平时他把宫里发下的一点可怜的膳费，恨不得一文掰成两文用，在力求吃好的原则上，处处精打细算。实在不够用时，就把在甲子库挡手时发的财，二姑娘倒贴似地贴在里边用。用他常说的话说来，叫作做生意要办些股本，做事情尤其是干大事，哪能不下本钱。很快，阖府上下人人都喜欢上了他。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欲话说“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看的看热闹”，有个人一眼看出他是个人才，不可忽视。她就是后来发迹的天启皇帝的乳母客氏，一位不同凡响的野心家。

客氏是保定定兴县人，二十左右年纪。和魏忠贤是河北同乡。魏忠贤在东宫管理膳事的时候，闲暇之时，无处可去，总爱和这位同乡聊聊天。那时候，朱常洛虽身为太子，总抬

^① 叶子戏——现在盛行的长纸牌，就是从明时的“叶子戏”演化而来。

不起头来，连得阖宫上下的人都被人瞧不起，吃受气饭。大家都说，投到东宫的人是“吃了乌龟尿的——硬不起来。”不过这一来也好，这东宫里的人，却因此而同仇敌忾，成了一个堑壕里的战友。遇到了事，都很齐心。手胳膊往里弯，你帮着我，我护着你，相互间倒很团结。他们两个同乡碰到一起，在这寂寞深宫之中，倒也解闷不少，似有说不完的话，聊不完的天。遇到什么重事魏忠贤总是不待客氏开口，就替她办了，而他的鞋头脚脑，她也看在眼里，顺手替他该补的补，该缝的缝。

客氏是万历三十三年入宫的，丈夫姓侯，叫侯二，那时她才十五岁。古人结婚早，她刚生下个儿子，取名叫侯国兴。家中委实太穷了，实在是活不下去了，这时皇宫里招乳母，工钱先付，她一盘算，凭这些钱可以养家活命，儿子才能赖以长大，也就托人应了选。她本人就长得标致，瓜子脸，双眼皮，一笑二个酒窝，加之身体也好，才生下小孩的，奶水也很足。两个乳房圆圆的，充满了青春美，很是疼人。所以经过竞选，很快就力克群英，选进宫中。穷人家的女儿本来没有大名，她家又特别地可怜巴巴，他爸干脆替她取个乳名叫“巴巴”，宫中人都叫她客巴巴。客巴巴人长得漂亮，平日话不多，但一眼观三梢，是个蚊子从眼前一飞也知雄雌的人。魏忠贤和她开玩笑时，常亲热地称她是个“聪明面孔，聪明肚肠”的人。进宫后，她做刚生下不久的皇帝之孙朱由校的乳母。她刚刚生了个儿子，可谓思子心切，人类哺乳期间天生成了一种本能的母爱，她把它全部献给了她现在喂奶的